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85
5 Dec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八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蒂尔克曼先生（副主席）（土耳其）

嗣后：乔杜里先生（主席）（孟加拉国）

— 巴勒斯坦问题〔35〕：（续）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561/A

由于主席不在，副主席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主持会议。

下午3点15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35（续）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1/35）
- (b) 秘书长的报告（A/41/215 — S/17916）
- (c) 决议草案（A/41/L.38至A/41/L.41）

主席：大会已经收到了以A/41/L.41号文件散发的又一份决议草案。

约翰·汤普森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很遗憾，尽管这次辩论很重要，根据我的计算，会议厅中只有不到30个人。这一辩论涉及联合国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很荣幸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

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仍然是被列入大会议程时间最长的项目，而且是联合国在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关心的中心问题。自从上一次辩论这一项目以来一年已经过去，尽管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朝着一项解决方法取得的进展非常微小，令人失望。我们继续希望直接有关各方愿意再次努力找到和平、公正和全面的解决方法，因为正是他们有着这样做的主要责任和手段。

无庸指出，应当在不诉诸暴力，特别是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寻求一项解决方法。这种行动只会使情况更遭，并阻碍一项和平解决方法的实现。相反，需要建立一种信任和谅解的气氛，以便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大会能够对创造这样一种气氛作出直接贡献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辩论中避免尖刻和分裂性的语言。

12国已经清楚地指出了我们认为适用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的原则。这样一种解决方法的基础必须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

要包括该区域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的生存和获得安全的权利，以及为该区域各国人民申张正义，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自决权以及自决权所包含的所有意义。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们必须参与谈判。

我们反复强调，我们坚信，以色列只有通过谈判解决，特别是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才能够获得它有权得到的安全和承认。12国希望看到巴勒斯坦人民能够用政治手段达到自己的要求，并认为在实现这些要求时应当考虑到有必要承认和尊重所有国家的存在与安全。我们继续认为，一方谋求剥夺另一方声称拥有的权利既不明智也不公正。

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的问题的解决应当以《宪章》不使用武力和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的原则为基础。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色列必须结束它自1967年冲突以来所占领的领土。

十二国多次表明了构成我们关于这些领土立场的基础的原则，1907年的《第四项海牙公约》和1949年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这些领土。直到在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范围内结束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对被占领土的占领。我们对由于过于严厉地在这一地区执行以色列的某些政策造成紧张局势和不稳定深感关切。以色列最近发表声明说，打算扩大在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我们愿清楚地表明我们对这种说法的真实和严重的关切。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根据国际法，在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这些定居点、以及在这些领土上的人口组成和地位上的任何变化都是非法的，是对和平努力的严重障碍。继续这种政策只会破坏对于旨在全面和平解决的任何建设性谈判所必须的对话和信任的基础。我们还重申，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决定把法律、司法和行政管理扩大到戈兰高地的决定是违反国际法的，因而是无效的。

我们十二国长期以来努力，以实际的方式表达我们保证帮助实现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解决。一个例证就是欧洲共同体自1981年向被占领土提供的援

助。此外，共同体和成员国在支持联合国远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我们决定大幅度增加我们对救济工程处教育方案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欧洲共同体外交部长理事会10月27日在卢森堡会晤，批准在运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新的措施。这包括一个价值300万欧洲共同体货币单位的援助方案，总括所有现存的欧洲共同体技术和财政援助。他们还提供优惠的进入欧洲共同体市场的机会，使源于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工业产品能够免受关税进入该市场，并使它们的主要农产品进入该市场的关税削减40%至80%。

我刚刚描述的措施是经济性质的，目的乃是人道主义的，他们不是用来、也绝不可能替代寻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果断努力。我们仍然坚信，只有根据《威尼斯宣言》和维护十二国的声明中所规定的原则，才能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们认识到这一任务的紧迫性，我们随时准备尽自己所能促进这种解决。

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明年将是大会通过第181（I）号决议呼吁巴勒斯坦分治四十周年；以色列非法占领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二十周年；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可怕的大屠杀五周年；以色列公然违反突尼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狂轰滥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两周年。这只不过是巴勒斯坦人民所蒙受的破坏、驱逐、流放和痛苦的空前历史中出现低潮的一些例子。常期以来，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或不能够解决这一持续的人类悲剧这个事实就强调了历史性的非正义。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根源。在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的漫长年代中，在这个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比任何其他国家问题都多。然而，这个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停留在我们的议程上得不到解决，不断加剧该区域和该区域以外的紧张局势和暴力，不断地蕴藏着曾广泛冲突的危险。

的确，我们一点都不怀疑，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明确态度是，直到允许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和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权利，否则中东就不可能实现长期和公正

的和平。以色列不彻底从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撤出，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这一地区的冲突形势就不会有全面和平等的解决。

这种解决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有目共睹的。四十多年来，以色列扩张主义侵略、残酷镇压巴勒斯坦人民、挑衅性地蔑视国际社会的意志和顽固地蔑视所有国际法准则的政策一直是中东有增无减的暴力、紧张局势和战争的唯一的原因。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既明显而又徒劳的，这就是永远地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权利、消灭巴勒斯坦事业、以及在这一地区的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和霸权。这种可恶的政策和阴谋是违反《宪章》的所有原则和宗旨的，但它继续得到以色列强大的朋友和辩护士的纵容和捍卫，这的确是很遗憾的。

正如关于过去一年势态发展的所有报告和情报所表明的，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领土上继续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和恐怖主义行为，蓄意妄图镇压一切民主主义的抵抗，抹煞巴勒斯坦人民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特征。通过没收使非法住区犹太化并扩展这种住区的做法逐渐吞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土的行为仍然在继续进行。自1985年8月以来大规模的恢复紧急条例使压迫、骚扰和暴力有了新的发展，仅仅这个年度就已经驱逐了30名巴勒斯坦人，任意逮捕和拘留了130多名巴勒斯坦人。此外联合国各个机构、国际组织和新闻媒介继续报道对巴勒斯坦使用酷刑和其他形式的非人道待遇的势力，关闭学校和对阿拉伯报刊实行审查措施的事例，对穆斯林圣地野蛮破坏和亵渎的势力。

尽管普遍进行了批评和谴责，以色列仍然残忍地推行这种政策和做法，这就证实了我们长期坚持的看法：以色列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其灾难性的和最终必将导致自我毁灭的侵略、镇压和领土扩张的方针。

尽管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实际上对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进行了无休止的攻击和侵犯，但是他们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多年来一直勇敢的抵御了这种残酷的攻击。尽管以色列极力污蔑并且妄图摧毁巴解组织，把自己的傀儡强加在被占领领土居民的头上，但是最近的调查和

研究报告仍然确凿地证明这些地区中的巴勒斯坦人绝大多数仍然是支持巴解组织的。巴解组织确实仍然是全世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希望和愿望的体现。巴勒斯坦人在自己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不可屈服的意志的支柱下，忍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但是仍然毫不退缩的致力于自己的神圣事业。

任何人都不可能拒绝承认或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不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愿望，就不可能取得结束中东战争和流血事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毋庸置疑，在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和举行的任何谈判中巴解组织都能作为平等的一方发挥合法和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对全面公正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负有明确和紧迫的责任。受到危险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前途，不仅是世界上一个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还有我们这个组织本身的荣誉和信誉。

自1976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印度尼西亚自该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使其中的一个成员——提出了一整套旨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获得这些权利的具体建议。大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第一次赞同这些建议，随后每一年大会都重新肯定这些建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这些建议至今未能得到实施，但是这一事实丝毫也不能降低这些建议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1983年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发挥了一种新的推动作用，该会议为通过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达成一项全面解决方案提出了一个基础。自那时以来得到大会第38/58C号决议赞同的和平会议建议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的接受，认为是为公平对待巴勒斯坦人、为结束阿以冲突和实现中东地区和平所作努力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印度尼西亚一贯坚定支持提议召开的会议，这些因为我们相信这次会议确实能作为有效的谈判基础，在这个会议上阿以冲突的各个有关方面，以及他们中间所具有的互相冲突的利益的复杂性将能得到公平和全面的讨论。

这个会议还将提供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包括主要大国和巴解组织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平等的参与。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至今未能就召开这次会议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深感遗憾。秘书长在其载于文件A/41/215和A/41/768的报告中指出，至今妨碍召开和平会议的障碍和困难仍然存在。同时我们要强调他的看法：

“有可能努力达成一项能得到普遍接受的程序，如果所有各方能作出坚定的努力，那么这个程序就能使各方开始进行谈判的进程……”

以及

“……应该作出新的努力来探索并且适当的利用联合国机构的各种可能性，从而促进中东和平的进程的进展。”（A/41/215，第二段）

印度尼西亚仍然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国际和平会议为和平持久地解决中东危机提供了唯一现实主义的道路。但是，只有在所有直接有关各方的赞同下，尤其在两个主要大国的支持下，才能确保会议的召开和最后的成功。因此我们迫切的再一次呼吁那些阻碍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国家的政府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与国际社会一起使这次会议和实现这次会议的目标变成现实。

巴勒斯坦问题已进入关键的阶段，再也不能推迟解决中东日益扩大的冲突了。如果允许目前的僵局继续下去，一场大战势必再次爆发。在各国武库中存有日益尖端和具有摧毁性的武器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完全控制不了新爆发的战火。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加紧作出努力，利用必要的政治意志最终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从而恢复中东的和平、正义、安全和稳定。

马克辛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国和许多其他国际组织继续密切注意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执行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民族权利的问题是解决当今世界最具爆炸性质地区——中东地区局势问题的关键。

今天，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如同过去一样被剥夺了自己的民族家园，并被迫在外国土地上过着被抛弃者的生活，或者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受苦受难。几乎四十年来，他们不能获得包括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在内的不可剥夺权利。这些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就是那些推行扩张政策给以色列以保护的人们也不可否认这些事实。

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自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主义、不结盟和其他热爱和平国家日益增长的支持。联合国也作出了重大努力，采取许多有关难以解决问题的重大和负责的决定。国际社会全体成员以一贯强有力的决心重申有必要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包括返回家园和自决、以及建立独立国家权利在内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要求以色列部队从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明确谴责以色列在美国充分和全面的支持下所推行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大会在处理这一十分重要问题时，呼吁赞成采取导致全面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紧急行动。

包括大会1947年11月29日通过的有关在前托管巴勒斯坦领土上不仅建立犹太国，而且建立阿拉伯国家的第181(II)号决议在内的所有上述决定都仍然有效。

但是，以色列不仅没有能够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旨在解决中东冲突及其主要根源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定，而且继续进一步吞并被占领土，这样，使得该地区爆炸性局势更加恶化。如同过去一样，还需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以色列部队从其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彻底撤出和保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合法权利。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以色列当局竭尽全力维持现有局势。他们继续进行野蛮的恐怖和镇压活动，公然违反基本人权，并大规模驱逐当地阿拉伯土著人口。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调查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违反人权事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文件和本届会议许多代表所作的发言中都提供了此类情况。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最近的报告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报告指出：

“在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进行蚕食吞并的同时，还采取了旨在镇压所有形式的抵抗和巴勒斯坦人民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表达意愿的措施，同时还伴随着以色列部队和武装的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和挑衅行径”。（A/41/35, 第20段）。

该委员会对于1985年8月对1945年英国统治时期宣布的紧急状况条例的恢复表示十分担忧，该条例特别规定了驱逐人员、在没有指控或审讯的情况下可以再拘留六个月等等。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还宣布了一些残酷的措施，其中包括关闭报纸、限制行动自由、禁止集会、搜查工会会址等等。

事实证明，以色列企图篡夺其所占领下的阿拉伯领土，永远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在宣布吞并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之后，以色列扩张主义份子要对西岸和加沙地带产生野心。以色列领导人的这些声明是众所周知的，并在联合国文件中有所引证。

以色列是在美国“战略伙伴”的充分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下推行其扩张主义、反阿拉伯和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的，正如本届大会所强调的那样，美国的政策是为了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据点，削弱进步势力和设立苛刻的条件；他们如同过去一样，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更不用说建立自己独立家园的权利了；他们拒绝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他们同以色列一样，企图把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因素从中东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美国政府在中东推行新全球主义理论，它傲慢地讹诈阿拉伯国家，企图迫使阿拉伯人民屈服于其意愿，并接受有益于美国和以色列盟友的解决办法。

过去的一年里，又一次证实了联合国的估价，1981年11月30日缔结的美国—以色列战略合作协议和通过包括两国政府最近缔结的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而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对以色列的现代武器和物资供应更加鼓励了以色列推

行其歼灭和扩张主义政策和在巴勒斯坦和其他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所作所为，并对为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的中东和平所作努力产生消极影响和威胁着该地区安全。

有些人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或者进一步说从有意识的加剧这些紧张局势、使其达到严重阶段中受益，这些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些人将几百万人民的命运、将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当作儿戏。如果真正的目标确实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实现突破，那就必须完全放弃这种政策。

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断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更为强烈的表示支持和平解决区域冲突，不结盟国家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首脑会议取得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属于世界各国各种社会团体的人们日益认识到整个人民即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剥夺自决权这种局势的不可接受性和不道德性。

现在，有目共睹的是，这种政策只能进一步恶化中东的局势。

同样明显的是——大会也曾多次确认这一点，只有迫使以色列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建立自己的国家，通过公正和全面的解决中东冲突才能在该地区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

今天，中东并不需要新的对峙，而需要所有有关各方作出集体努力，以便在该地区实现全面解决。苏联提出、联合国大会同意了实现这种解决的办法：即召开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解组织参加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并为此目的立即采取切实措施。建立一个有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筹备委员会，为召开这次会议进行筹备工作将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将采取建设性的措施，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使阿拉伯各国人民有理由对联合国抱有合理的希望。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领导下为履行自己民族权利进行的正义斗争，完全同意一些代表团表明

的下列看法，即成功的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最重要先决条件之一就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相互声援和采取统一行动，并与所有进步的力量合作。

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际社会再次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命运表示同情。他们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坚定领导下为解放自己的国土、履行自己最基本的不可剥夺权利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英勇斗争。国际社会再次表示声援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他自1967年以来被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国家人民，再次重申这一坚定的谴责不受惩罚的在被占领的领土内外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和作法以及以色列的扩张主义。今天，除了以色列的保护者之外，全世界都清楚地知道，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是阿以冲突的根源。因此，不考虑这一重要因素，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中东问题是难以想象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根据大会第38/58 C号决议的精神和内容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希望正在破灭。在这方面，我们有兴趣的看到，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在今年九月于哈阿雷举行的会议上表示：

“.....再次呼吁立即执行大会1983年12月13日的第38/58 C号决议，再次强调有必要尽早召开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强调安全理事会在促使召开这次会议、作出适当的机构安排、以保证会议预计达成的协议得到执行所负有的重大责任。”（A/41/597，第102段）

根据大会规定的任务，联合国秘书长为尽快召开这次国际会议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谢意。但使我们感到极其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及其战略盟友以色列竟然继续反对这一公正和现实的进程，这一态度遭到了不结盟国家第八次首脑会议的谴责。

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这种破坏和欺骗的阴谋丝毫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其新全球政策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某些国家对比勒陀利亚非法的种族主义政府执行了所谓建设性接触、姑息和多边合作的政策，这说明比勒陀利亚政府何以能够顽固和不受惩罚的对南非的黑人多数推行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非法占领纳米比

亚，公然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扩张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们要竭尽全力破坏在中东建立持久和平与安全。为了实现其罪恶目的，它们毫不犹豫的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国际社会呼吁的以全球的方式解决这一区域性问题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这同其单独构合的战略及其建立一个以色列——除了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之外，这一大以色列显然还包括同一地区其他国家的领土——的罪恶扩张主义计划截然相反。

刚才我所说的不是简单的工作假想或幻想，而是相当雄辩地反应了今天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上的戏剧性局势。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特设委员会的定期年度报告以及联合国其他附属机构的报告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政策和行为的非人道性，他们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手无寸铁的人民犯下了罪行。这些殉难的人们从而成为占领军铁蹄政策每天的牺牲者，占领军对他们不进行任何指控和判决就进行武断的逮捕，或者驱逐。

所有这些野蛮行为都违反1948年日内瓦有关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所有有关决议。这些野蛮行径的罪恶目的是加快吞并自从1967年以来被占领和没收的巴勒斯坦领土和财产并使它们犹太化。

这样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就使犹太殖民主义分子武装起来，为他们进行罪恶的压迫活动和敲诈那些不幸的人们。同时国际社会无能地坐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上定居点的增加和发展。至于那些在难民营中和在各个阿拉伯东道国中受难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命运仍然是悲惨的。他们的安全不能得到全面的保证，他们总是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继续非法占领黎巴嫩南部，这一行为违反并最严重地蔑视联合国各项决议。*

* 主席回到主席台就坐。

面对中东局势的恶化，国际社会——尤其是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安理会，必须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决定性的有效措施，以便迫使以色列支持国际努力，解决这一区域问题，而巴勒斯坦问题是这个问题的中心。难道我还用回忆，要想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按照大会第38/58C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尽快召开一次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让冲突的所有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苏联和其他直接有关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参加这次会议。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意味着由某些指导原则指导的这次国际会议要特别有效地执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他们返回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自决权和在他们祖先的领土——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和主权国家的权利，以色列必须从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出，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有权在安全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边境内安全生活的权利。

我们希望那些反对这一现实、公正和合理进程的人能够尽快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因为这是符合这个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利益的，由于是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难已经太长了。

老挝政府和人民仍然十分钦佩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坚决领导下所表现出来的庄严决心，他们今天正在为使他们崇高和正义的事业取得最终胜利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我们要庄严地重申我们声援和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

何塞先生（古巴）：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年复一年地讨论这个议题，巴勒斯坦问题，和去年一样人们再次指出要想解决中东危机，就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人们再次要求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利。人们再次要求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事实。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这种要求，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继续是流离失所人民的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出生地受到各种侮辱和歧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被剥

夺，他们遭到一个民族的代表们的子弹和炮弹的侮辱、迫害、中伤和暗杀，而这个民族也曾受到纳粹德国的类似攻击。

令人感到十分悲痛的是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希特勒匪帮曾经对希伯来民族所实行的同样办法，同样的野蛮行为和同样的迫害。国际社会打算何时停止对这种悲惨局势采取被动态度呢？难道犹太复国主义力量可以继续不受惩罚地对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实行种族灭绝的扩张主义政策？

难道不能停止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推行的犹太化政策吗？以色列利用这个政策剥夺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在阿拉伯领土上定居违反了所有联合国要求停止以色列定居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任何人都知道，只有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才能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继续在政治上蛮横无理，如果他们得不到在各方面的大量援助，他们就不可能继续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基本权利，或者占领戈兰高地或黎巴嫩领土。

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与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和前线国家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相同，与美国对尼加拉瓜实行的恐怖主义相同。

只要以色列和它的盟国继续推行它们恐怖和死亡的政策，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由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和平倡议，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这是以色列和美国顽固的结果，它们继续阻挠国际和平会议的召开，堵塞了实现中东危机持久、公正和全面解决的唯一的和平谈判途径。

在这方面，我们愿回顾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

“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在召开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希望美国重新考虑它的消极态度”。（A/41/697附件，《政治宣言》，第182段）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重申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家园，收复自己的不可剥夺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

(出处同上，第175段)

他们还

“重申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出处同上，第178段)

而且，他们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斗争是合法的。

具有争取自由和正义斗争长期和丰富传统的古巴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将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它与我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将永远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它们的帝国主义盟友。

努拉尼先生(巴基斯坦)：我们时代最动人的人类史诗之一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他们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痛苦和贫困之中。他们遭受剥削，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一问题的继续恶化不仅严重威胁着那一地区的稳定，而且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1948年以色列实体成立的时候，他们通过歪曲事实和恐怖主义行径来实现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野心。36年来，国际社会目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系统的侵略。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满足于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他们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更大的以色列。为了实现这一野心，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内外残酷地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一项驱赶、剥夺和骚扰的政策。他们企图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肃清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斗争的一切痕迹。以色列当局又系统地开始走上改变被占领土人口结构的道路，企图改变这些领土，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历史性质。这些动机还刺激着以色

列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和扩张主义野心，它已在这一地区发起了一个暴力的循环。

人们在联合国1945年成立之后，就立即要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虽然联合国在1948年建立了以色列实体，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但是，联合国在当时和现在都未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他们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一再被否认。联合国没能克服以色列的顽固，使得争取中东公正、持久解决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成功。

这一苦难地区的和平依然十分渺茫。事实上，以色列加紧在这一地区制造动乱，企图实现它自己无理的安全目标，这只能加深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的全面解决。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所提出的指导原则，为这样的解决制订了基本的条件，其中某些需要进一步阐述，它们是：第一，巴勒斯坦人民必须能够在巴勒斯坦行使自己的民族自决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第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同有关各方一起平等地参加争取中东问题解决的进程；第三，以色列必须根据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结束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从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上撤走；第四，必须反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政策和行径，以及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有关联合国决议而制造的既成事实的状况，特别是建立定居点的状况，这些政策和行径是实现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第五，占领当局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司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改变或企图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性质和地位，包括没收耶路撒冷中的土地和财产，尤其是所谓耶路撒冷基本法和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措施，都必须被宣布为无效。

会议还建议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以落实这些指导原则。不幸的是，同其他建议一样，由于以色列和它的一些强大的朋友的反对，召开一次国

际和平会议的建议依然得不到实现。国际社会必须行使自己的影响，争取这一会议早日召开。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其主席萨雷大使的领导下，使国际力量注意到巴勒斯坦问题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必须继续努力，动员国际舆论，以导致早日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在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不可剥夺权利的大好日子到来之前，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有义务进行不懈的努力，支持他们的崇高和正义的斗争。应将全球性的关注变成全球性的行动。安理会采取坚决的行动，诸如《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行动对于使以色列听取理智的呼声并尊重联合国旨在促进公正解决该问题的各项决定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保护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基本权利。

以色列采取的非人道和镇压性的政策并不能削弱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决心继续进行建立其家园的正义和崇高事业。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将继续和巴勒斯坦兄弟站在一起，并尽一切可能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这一斗争将最终胜利。愿真主保佑他们。

恩戈先生（赞比亚）：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召开之时，正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从世界各地来到纽约，重申他们对于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的信仰。在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上，各会员国再次庄严重申致力于《宪章》的各项规定，解决本组织议事日程上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赞比亚和许多其他会员国一样，认为本大会应认真并立即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不管哪个国家无法无天地肆意践踏一国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正义与公正就要求整个国际社会立即予以注意。

因此使我们感到严重关注的是，尽管联合国大会反复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以创造有利条件，建立巴勒斯坦国，实现该地区的和平共处，不幸的是，以色列一意孤行，一再无视这些呼吁。我们不能相信，以

色列就不知道，除非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到公正的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

许多代表团在本大会一再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核心问题。诚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既然我们知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不管以色列试图如何歪曲该地区冲突的事实，不管它对其邻国发动多少侵略行为和恐吓行为，这些侵略行为和恐吓行为是不可能给该地区带来和平，或给以色列带来安全。我们仍然坚信，要使这一动乱不安的地区的所有各国都实行和平与安全，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关于召开所有有关各方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将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与公平、公正和和平地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我们敦促以色列，如果它对和平的确抱有诚意，就要认真考虑这一建议。如果他认为，不需要巴解组织的直接参加就可以解决中东问题，这是目光短浅的想法。

巴勒斯坦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屈辱生活已经为时太久了。象其他人一样，他们希望和平与安全，首先，他们希望返回其家园，收复其财产。这一要求是固有的，是不能被任何残暴的势力或奴役所压制下去的。

我们认为，以色列对中东和平举足轻重，以色列也需要和平，它可以为在国际承认边界内与各阿拉伯邻国和平共处作出贡献。因此，如果以色列真诚希望过着和平与繁荣的生活，这一崇高目标就应是以色列的最优先项目。

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不仅能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也将大大地致力于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几世纪以来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再次本着诚意呼吁以色列认真考虑与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的巴解组织就中东和平进行真诚谈判所能带来的长期利益。拒绝这一根本作法，而走上冒险主义的道路，以此作为维持和平的手段，这只能产生反作用同时也是自欺欺人的。为达此目的，我们也呼吁阿拉伯兄弟团结起来，以实现早就该实现的目标，即：在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国。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支持他们的合法斗争。

在结束时，我要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及其主席的坚持不懈

的努力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 我们决心与该委员会密切合作，以早日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权利。

布齐里先生（突尼斯）：大会再次召开会议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整个巴勒斯坦的悲剧在我们认为早已一去不复返的一整套价值的沉浮中得到了证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痛心地看着这一问题日趋复杂，从前纠集在一起反对巴勒斯坦事业的事例今天依然存在，希望人们忘记这一不公正现象和改写历史。

因此，除了习惯上的和毫无意义的使辩论偏离主要目标的企图之外，我们今年还看到一场恶毒和顽固的运动，其目的只不过是要诬蔑和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斗争。

某些事例使用的策略就是蓄意把人民的抵抗运动与某些个人或国家从事的恐怖主义行动混为一谈。 一些人不公正地把恐怖分子的标签贴到巴勒斯坦战士的身上，他们认为能够使国际社会谴责一整个已经受到不公正的惨重打击的人民。 但由于国际社会明察秋毫，这一标签绝不会被贴到巴勒斯坦人民身上，他们的正义事业得到我们的支持。

突尼斯知道怎样区分人民的合法和正义斗争和任意杀伤无辜受害者的恐怖主义。 但有一个确切的事实，在恐怖主义的各种表现中，有一种最终只是一些暴力行动的声言，这种暴力行动是由于顽固拒绝承认遭到外国征服的一个民族的合法和不可剥夺权利而引起的。 在强调这一点时，我们绝不想为可恶的恐怖主义提供任何理由或借口，但我们也不想忽视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局势中，现实迫使我们考虑这一因素。

难道我们还需要指出派代表到这里来的大多数人民曾经不得不为恢复他们的自由和主权而拿起武器？ 在他们的艰苦冲突中，他们以自己的自然权利的名义诉诸暴力。 进行斗争的这些战士当时被殖民国家看作是没有信仰和无法无天的罪犯和恐怖分子。 但是，这些国家最终承认这些战士确实从事着一项正义事业，与他们

进行谈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我国代表团希望，以色列不会忽视这些历史的教训，尽管以色列在中东和国际组织中的行为与这些教训背道而驰。

突尼斯仍然坚信，必须谴责袭击儿童、妇女和无辜老人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当受害者与引起和触发这种恐怖主义的冲突无关的时候。但是，尽管我们保证进行合作，以防止这种不当行为和惩罚罪犯，突尼斯仍然相信，只有从根本上下手，才能够扼杀这种罪恶。

我国代表团以前曾经有机会提到了这种祸害是怎样被引进中东来的，然后，我们再次指出下列事实。

伯纳多特伯爵在被暗杀前一天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报告中指出：

如果不考虑各国当代政治理解中的存在的理由就想在一两天内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

人人都知道为了克服这一障碍而制造的局势，施加的压力和十九世纪末之后召开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通过的文件。

这样，为实现那次大会上制订的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贝尔福宣言》，当时英国政府中唯一的犹太籍成员爱德华·蒙塔古爵士谴责了这一宣言。随后捏造毫无根据的口号，“让一个没有土地的人民获得没有人民的土地”的口号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政策。

哈格纳、斯特恩、伊尔根匪帮发动的恐怖运动作了收尾工作。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中谴责了这一运动，他说：

“如果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好梦想在暗杀者手枪的硝烟中消失的话，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未来的努力产生了新一代与纳粹德国相比毫不逊色的匪徒的话，我们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将不得不收回我们作出的决定。”

此外，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本人受到的压力时写到：

“实际上，不仅联合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且白宫本身也不断受到攻击。我觉得我从未象当时那样成为这样一场恶毒运动的目标。”

因此，以色列的诞生是巨大和空前的使用武力的成果。今天和昨天一样，武力而不是法律才是以色列每个重大行动的基础。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以色列与其对武器的崇拜诸称。从德尔亚辛和基比亚的屠杀到对邻国的入侵，在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中，以色列攻击了整个国际法的整个结构，严重地危害了联合国的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应当相信以色列已经把国家恐怖主义上升为政府制度？难道以色列没有摧毁离开自己边境一千公里之外的伊拉克核反应堆？难道以色列没有把军队派往一个它企图以武力征服的一个小国黎巴嫩去，并在那里仍然保持军队？难道以色列没有野蛮地袭击我国突尼斯？而众所周知，我国致力于和平和联合国的《宪章》的原则。难道以色列没有试图破坏整个中东区域，从而有可能挑起一场无法预料后果的全面大战？难道以色列没有试图延长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兄弟残杀，以便维持其在区域中的军事优势？

这些事实并不是全部，但它们表明以色列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诉诸国家恐怖主义，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谴责的政策工具。因此，在我们看来，当被占领土中和其他地方的国家中以色列制造的阿拉伯受害者仍然在以色列军事机器之下遭受苦难的时候，以色列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恐怖主义。

今天，巴勒斯坦问题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是最严重和最有威胁性的问题，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东，对东西方对话以及阿拉伯世界和其传统伙伴的关系都有消极的影响。

突尼斯是一个位于地中海南端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突尼斯有理由感到关切。实际上，使我们区域卷入这种后果严重的混乱局面——中东冲突的倾向，表明要分散对巴勒斯坦问题注意力的愿望。即使我们地区所面临的颠覆的阴谋是严重和具有威胁性的，但我们仍然坚信，仍然可能通过抓住巴勒斯坦问题的两个方面来避免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很难想象四十年前主持通过大会第181(II)决议的那些

人能够对该决议提到的人民的命运无动于衷。如果今天象昨天一样，巴勒斯坦问题仍然受到东西方对抗影响的话，那是因为在地中海离我们很近的那些力量没有做出果断的努力，以本着构成欧洲民主社会基础的正义和道义价值观的精神恢复该地区的公正和持久和平。

特别担心，对于中东的戏剧性的形势没有更强烈的反应将会进一步扩大两个集团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另一方面是欧洲民主社会。在这里值得回顾欧洲——阿拉伯对话中的停滞以及影响到某些我们与其保持尽可能良好的关系的某些国家的暴力循环，这与中东冲突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们更有力地参加这一切不仅能够早日结束巴勒斯坦的苦难，还将是发达的北欧国家以及发展中的、但潜力巨大的南方的阿拉伯——非洲国家都希望得更和谐的关系和经济合作的最好保证。

大家都知道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该地区文化灿烂，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并蕴藏着大量的能源储备。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能够和谐地开采这些丰富资源，在没有紧张局势和危险的情况下，给这一地区各国人民和所有人带来福利。这些紧张局势在近几年不断加剧，已经使中东成为最不稳定的区域之一。然而，有人竟如此贪婪，使有关的利益集团一直试图把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置于脑后，以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满足自己的战略计划。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那些在所有论坛上匆匆忙忙捍卫人权的人一提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就止步不前。这种有选择的办法使我们感到关切，特别是国际社会很久以前就认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说，他们等了两千年才回到巴勒斯坦。难道他们认为仅在40年前被从自己家园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会放弃自己的希望吗？

突尼斯非常注意今天该区域发生的一切。突尼斯认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上日益加剧的愤怒、以及激励阿拉伯人的沮丧和暴乱感情是该区域正在发生的逐步变化的真正迹象。任何人都不能预测到这种变化将导致什么事态发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某些国家的贪婪和狭隘的商业利益、过分地偏袒一方，和把中东变成最尖端武器的试验场——其目的尚没有公开，这一切已经促成了我们今天在中东所看到的严重形势。这已经造就了不满意的人，对他们来说，暴力是消灭非正义的最终手段。他们面对着一个越来越狂妄的以色列，以色列利令致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对武力的崇拜已经在其中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极端化的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造成了我们几天前在耶路撒冷街道上所看到的那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失去正义的情况。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审议了对武力崇拜带来的非人道的后果。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成为主流。每天都变得更使人不安。但这还以一种非常邪恶的方式出现，甚至连其最密切的盟友也不放过。以色列厚颜无耻地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它得到的慷慨的援助，反过来却做出有害于自己盟国的非法和可耻的活动。这种做法就是许多微妙行为的基础，当然不会给以色列所说它与盟友之间的友谊带来任何光荣。

我收到了汤普森先生的一份文件。我很想知道在座的以色列代表是否愿意接受这份文件。提出这个文件的人是以色列的朋友，这个文件包括解决这个问题的内容。以色列顽固地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唯一王牌就是军事优势的武力，这使它能够坚持自己顽固的立场，并从一场最终的武装冲突中凯旋而归。

然而，永久依靠军事优势是不成熟的，因为力量的均衡可以改变，力量不一定永远属于一个阵营。不错，今天的军事力量使以色列能够侵略任何邻国，例如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借口下入侵黎巴嫩，并根据它自己的需要进行占领，然而，如果以色列认为它可以永远地保证它在这一地区的优势的话，那就是在犯下一个严重错误。它应当认识到，归根结底，力量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对它有利。

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就将能够取得技术、军事和人力方面的潜力，根本地改变现存的形势。到2000年，阿拉伯世界就将有2亿7千5百万居民，而相比之下，假设抵制移民政策以色列，就将有不过5百万人。这些数字应当使有偏袒意见的人有理由考虑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政策，这些人没有为保护该区域的未来做任何事。

以色列现在应当把自己从给这一区域带来和平的恐惧中解救出来了，因为对于接受公正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最终拒绝安全疆域的可耻概念对以色列来说，和平将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只有到那时候“和平”这个词才会有任何意义。

突尼斯认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提出的和平建议、特别是非斯计划，以及巴勒斯坦一方所接受的其他办法，应当对于那些仍然怀疑阿拉伯关于找到公正和持久解决该问题办法愿望的人来说是一个鼓励。

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我国有幸成为该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的一系列报告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通过谈判在公正和正义的基础上实现体面和平的意志。巴解组织以其明显的勇气充分地证明自己有争取和平的愿望。现在应该立即承认巴解组织在任何和平努力中都可以发挥基本的作用。这种承认将极大地有利于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并表现其他各方的善意。

突尼斯再次重申支持任何有利于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倡议。突尼斯仍然认为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将有助于开始现在仍然缺少的那种和平进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好处在于能完全以国际法律为基础，承认冲突的各方毫无例外的都能参与，为全面和平寻求条件、为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和近几年来提出的无数倡议提供一个合适的基础。

突尼斯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能恰当地利用在安理会范围内为召开这次会议建立筹备委员会的主意，那么这个主意就将有助于加快召开这次会议的进程。

主席：在请下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要通知各位代表有人要求我宣布就在这一项目下提出的决议草案的表决将推迟到下个星期。因此就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决议草案的表决将在下星期举行，日期在《日刊》上宣布。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先生（马达加斯加）：大会被再一次要求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正如大会和安理会的许多决议所证明的，联合国实际上从其成立开始就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反复明确地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独立权、国家主权和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同时我们根据以武力获取领土不可接受性的原则谴责了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反对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政策。

但是联合国为实现公正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一直遭到以色列的傲慢拒绝，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一直推行犹太化和吞并政策，首先受害的就是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继续在被政府或个人充公或征用的土地上建立住区。以色列通过实行集体惩罚、驱逐、逮捕和行政拘留的手段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镇压政策。所有这些做法都违反了人权和许多国际公约和条约，目的就是有一个，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特征和民族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拒绝消极地接受这种局势。尽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行了所谓高压政策，但是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从未减弱过；恰恰相反，他们的斗争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下日益得到加强。

自从提出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主意以来将近三年过去了，但是至今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来召开这次会议，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但是今天有一种为阿以冲突找到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的共同愿望，在这次四十一届会议上的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许多发言都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认为现在越来越有迫切的必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执行第38/58C号决议。这样一次会议将有可能找到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并将考虑所有各方权利和利益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1983年日内瓦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发表的《宣言》所阐明的指导方针仍然是有效的，应该得到实施，尤其是：承认并且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色列从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去；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与其他有关各方平等地参加与中东有关的谈判；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在安全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

我国代表团接受如下思想：在安全理事会的范围内，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参与下，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以为召开这次会议采取必要的步骤。

恩基卢姆帕泽先生（卢旺达）：在进行一般性辩论过程中，卢旺达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在大会前重申了我国代表团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

“卢旺达重申及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并相信，如果不能保证在本组织基本宗旨与原则精神基础上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如果以色列国不能从自1967年以来以武力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出，要想促进公正和持久的中东和平是愚蠢的。”（A/41/PV.29，第57页）

大约40年前，联合国投票赞成为几个世纪以来被逐散在世界各地的人民建立一个国家，联合国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作为本组织优先目标之一的和平。

不幸的是，该决定没有达到其目的。自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长久的战争，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和以武力占领领土等现象，这是令人遗憾的。

国际社会拯救一个民族并不是为了使另一个民族消失，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日复一日地看到他们获得稳定的机会在不断消失。大会为了确保和平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通过了众多决议，要求建立巴勒斯坦国和外国军队从被占领土上撤出，这是唯一能够至少持久解决巴勒斯坦和中东不安局势的行动。

一项良好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实用主义。中东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是可见的现实，本组织是承认它们享有生存和和平的权利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里人民的愿望同样是结束昂贵、沉重和痛苦的战争的。

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家园不会导致他们的消声匿迹。历史的教训是清楚的。要想使一个民族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企图不总是能够达到预期结果的。

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和蔑视国际社会要求的事实不是一个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全体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是指导该地区人民寻求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原则。国际社会

一贯是支持有关人民的，它们应该在原则上开始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进程。

如果能这样，卢旺达认为，举行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是能注入新的动力的，这对于解决问题是有益的。一次国际会议就可以调解有关各方之间的利益。逻辑和常识要求解决办法要为各方所接受。任何其他拖延战争的企图都是不人道和不现实的，因为这不会导致真正彻底的和平，而只能维持一种秘密战争状况。

在此的某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遭受过侵略和侮辱。很容易理解消失可能性所带来的恶梦是多么的可怕。因此，联合国必须强烈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这种前景。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充满鼓励我们1948年先驱们的那种精神和意愿，他们拯救了一个民族。我们从他们的行动中受益，现在要由我们来通过反对使巴勒斯坦人民消声匿迹或永远流亡而拯救巴勒斯坦人民。现在大家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诚恳而迅速地促进执行本组织有关决议。继续战争是不明智的，我们有可能失去对战争的控制，最终发生致命的冲突。

近代历史表明，在自决权范围内所进行的大部分战争都以谈判而结束。因此，我们不能为丧失如此多生命而辩护，理智和远见是可以拯救这些生命的。

在这些范围内，我们天天都在讲人权，中东和巴勒斯坦人民受益于这些崇高理想是可取的。一个民族或人民的消失是不符合本组织人权理想的。如果我们不是作为同谋者，而是作为旁观者，眼看着一个民族被肢解，其人民被从其家园中驱赶出去，并分散在全世界各地，我们就无权谈论人权，这样我们就可能被指控为虚伪。

中东地区的和平不仅有利于该地区的人民，而且有利于众多无辜的人民，这些人民无责任也无能力结束这场冲突，随时可能因为那里的荒唐局面的继续延长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而现实主义和政治意愿是可以立即结束这种局面的，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正如《宪章》和本组织众多决议原则所规定的法制上去的。

中东对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该地区的人民应该追溯他们历史的渊源，在那里找到宁静与和平的原则。其中一条写到，和平是公正的果实。给予受伤一方以公正，和平就成为可能。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只有尊重所有人民的安全与独立才可能恢复中东和平。也许对现实的一种新眼光能够结束我们今天看到的暴力恶性循环。

对峙不能成为和平的渊源，镇压也不是和平的摇篮，因为另外一个聪明的中东人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即：镇压使智者疯狂。

我国代表团热忱地感谢在塞内加尔的萨雷大使献身精神领导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特别委员会为终止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所作的不懈努力。

这一悲剧的内容是在场的诸位所熟知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以色列占领当局试图巩固其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迫使这些领土上的居民接受这一占领、消除所有巴勒斯坦民族特点的痕迹和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理想的最新资料。同样，大会很快也将审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及工程处的报告以及负责审议影响到被占领领土上人口的人权的以色列的作法及政策的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对以色列政府作出了严厉的裁决。

当然，对占领者来说，时间的流失和这一占领的严酷性都没有使占领的代价更低或占领的负担更轻。因为，我们在这些领土上所目睹的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及遭受外国统治和剥削的人民进行斗争，以争取自由，履行自己的自决权。

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并不是这个大会或任何大会所授予或能够授予的。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情况一样，这种权利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这种权利早在犹太人国家建立之前、早在联合国分治计划之前、甚至早在联合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

大会早在1969年就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一权利。1970年，大会进一步承认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局势中的中心位置，宣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利获得平等的权利和自决，并宣布“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问题产生于他们被剥夺了不可

剥夺的权利”，并宣布“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是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巴勒斯坦问题的地位及巴勒斯坦在联合国的代表地位的这种变化于1974年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该年9月，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建议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单独项目列入大会的议程。这一建议得到了总务委员会的支持，在同一年的大会上，“巴勒斯坦问题”自195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大会的议程中。同样也是在该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

在1974年那一值得回忆的时刻，大会重申驻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决的权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大会也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并呼吁使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的家园。

同样，任何国家——尤其是占领国或其强大的辩护人和授意者——都不可授予其他国家以自决权，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决定巴勒斯坦人民是否和如何履行自己的那一种不可剥夺权利，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先决条件或以任何方式绕过或取消这种权利。掠夺巴勒斯坦土地的人居然被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判决者，这违反了最基本的公正。

问题的核心并不是以色列的安全，也不是巴解组织是否合乎以色列的看法。情况并非如此。问题的核心是1947年的分治计划在提出其他要求的同时还要求建立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的国家早已存在，其疆界远远超过了分治计划中所规定的疆界。但阿拉伯人的国家在那里？本应生活在这一国家中的人民现在依然生活在贫穷和流离失所之中。只要这一局势继续下去，中东和平就将依然无法实现，越早承认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中东建立和平的机会就越大。

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在其建议中提出了一个规划，如果得到实施，这一规划将使巴勒斯坦人民履行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 本次大会再次支持这些建议。 只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才一直并继续使安理会无法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

该委员会的建议在1983年召开的巴勒斯坦国际会议上得到了改进，那次呼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邀请阿以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的参加。 呼吁召开这次国际会议的要求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全面、意义最深远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绝大多数的支持，以致人们很难不认为那些不接受这一建议的人是否真正希望在这一充满麻烦的地区建立和平。

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有所作为，以便推动一下僵局。 在这方面，今年9月在哈拉雷举行会议的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值得安全理事会认真考虑。

时间并不对中东和平有利。 时间的流失正在使以色列更加巩固，使其有新的借口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但更重要的是，这使和平解决更加困难，因为时间的流失增加了武装对峙的机会。 而在该地区再出现一次武装对峙很有可能比以前的任何武装对峙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联合国秘书长在今年11月29日庆祝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之际所发的信件中表示：

“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联合国依然对致力于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绝不允许失望和沮丧使我们放弃自己继续努力寻求通过谈判在中东建立和平的义务，这一和平将确保使该地区的所有人民享受公正，并永远结束持续了几十年时间的暴力。 我依然认为，联合国在这一努力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当今时代的悲剧是作为世界上三个最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诞生地的中东地区却得不到和平与安宁，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

大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几乎与联合国的历史一样长，早在1947年就要求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了。我们认为，这一点既表明联合国决议的执行情况，也表明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

去年，在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时，几乎每个会员国都表示对《宪章》效忠，并再次表明献身于《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由于多种原因，《宪章》的全部潜力还没有得到发掘，至少是没有得到重视。然而联合国仍然是可以公正和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合乎逻辑的讲坛。因此巴勒斯坦问题仍是联合国的责任和明确义务。

尽管人们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悲惨地被剥夺作为一个民族的不可剥夺权利。巴勒斯坦人民被迫成为难民，在被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土地上，甚至连他们的民族特性也遭到否认。难民营的状况急剧恶化，给巴勒斯坦人带来进一步的痛苦和艰辛。斯里兰卡作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行为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对于巴勒斯坦人民被迫生活的环境的了解不仅限于书本。上周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了这个报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谈到了占领区的生活情况。我们感谢该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努力监测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事态发展。

只有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现实，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局势的核心，才能使中东地区重新出现和平。尽管中东地区仍然处于动乱并且具有一系列复杂因素包括外部干预，但是问题的特殊能动性是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突出因素：以色列从所有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出，第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和行使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在另一层次，问题的中心是人权问题：必须改善他们被迫遭受的苦难、剥削和死亡。 其他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细节往往使人的因素模糊。 巴勒斯坦人民需要恢复的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在没有外来干涉下自决的权利，获得国家独立和按照《宪章》原则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 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是行使这些权利的必要先决条件。 必须清楚表明，以色列为了改变这些领土上的政治、文化、宗教或地理性质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应被宣布为非法和无效。

许多和平计划都包括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不仅联合国和首脑会议的和平计划，同时不结盟运动、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其他组织的宣言也包括了这些和平计划。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全面解决的必要因素，斯里兰卡对此表示支持。

任何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寻求这个地区所有国家获得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会议都必须明确由所有与冲突直接有关的方面参加，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斯里兰卡早就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外交地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巴勒斯坦人民中是必要的团结力量。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哥伦比亚坡驻有大使。 如果要在解决方面取得确实进展，就必须让他们以独立和平等身份参加会议。 我曾提到联合国对于这个问题具有历史责任。 去年，大会通过的第40/96B号决议重申呼吁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并且强调所有政府必须紧迫地作出进一步的建设性努力，以便尽快召开会议，实现和平目标。 在最近哈拉雷的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强调迫切需要组织召开这次国际和平会议，以便公正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这次会议前景的评论。 我们支持他的观点，尽管存在着困难，但是应该进行新的和坚决的努力，适当地探索利用联合国机构的各种可能性，以促进中东和平进程。

只有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巴勒斯坦人民能够确保他们的权利，中东地区和

国家才能实现和平。 同样，只有中东恢复和平，才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 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是不难确定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所有有关各方作出坚决努力，以便确保实现这些条件，获得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

下午5点30分散会。